

經義考



六二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 五 廣譽附

禮

周禮

武帝開獻書之路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
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奏之

治周禮

中壘校尉劉歆子駿

緱氏杜子春

太中大夫河南鄭興少贛子大司農衆仲師

然等
穎陰令扶風賈徽元伯子侍中達景伯

衛宏

尚書南陽張衡平子

趙岐

馬融

鄭康成

盧植

尚書郎山陽仲長統公理

儀禮

魯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

侍其生得十七篇

右漢藝文志梁七錄所說不同要是書

三按宋咸平三年贈生萊蕪伯

治儀禮

禮官大夫魯徐生傳子至孫禮官大夫延廣陵內史襄

禮官大夫公戶滿意

禮官大夫桓生

禮官大夫單次
以上三人徐氏弟子

淮陽太守瑕邱蕭奮

東海孟卿
蕭奮弟子

少府東海后倉近君

魯閭邱卿
以上二人孟卿弟子

鄭康成

禮記

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后倉弟子

中山中尉沛聞人通漢子方

信都太傅梁戴德延君

九江太守梁戴聖次君

按宋咸平三年贈聖楚邱伯政和三年改贈考城

伯

東平太傅沛慶普孝公

大戴氏弟子

郡守琅邪徐良旂卿

小戴氏弟子

大鴻臚梁橋仁季卿

琅邪太守梁楊榮子孫

慶普弟子

魯夏侯敬

豫章太守沛慶咸

治小戴禮

劉祐

高誘

鄭康成

盧植

治慶氏禮

大鴻臚王臨

五官中郎將健為董鈞文伯

侍中薛曹充子侍中裒叔通

朱子授禮弟子

三山黃幹直卿

建陽劉燭晦伯

長溪楊復茂才

黃士毅子洪

同安許升順之

興國吳必大伯豐

建陽熊以寧

臨川黃義剛毅然

福寧孫調和卿

括蒼葉賀孫味道

建安蔡淵伯靜

劉黻季文

永嘉沈憫莊仲

邵武李方子公晦

莆田鄭可學子

嘉興輔廣漢卿

晉陵錢木之子升

興國萬人傑正淳

上饒陳文蔚才卿

南康胡泳伯量

岳陽李儒用仲秉

南康呂燾德昭

臨漳陳淳安卿

林賜聞一

邵武李閔祖守約

李公謹

吳振

邵浩

樂平金去偽敬直

浦城楊道夫仲思

豫章黃當子耕

甌寧童伯羽蜚卿

高平黃卓先之

潘植立之

臨川甘節吉甫

鄱陽汪德輔長孺

順昌廖德明子晦

順昌余大雅正叔

南城包揚顯道

建昌李輝晦叔

饒州董銖叔重

建昌吳雉和中

永豐曾祖道擇之

永嘉徐寓居父

鄱陽程端蒙正思

古田林夔孫子武

三山劉砥履之

林子蒙

新安滕璘德粹

黃升卿

臨海潘時舉子善

宣城孫自修敬父

南康周謨舜弼

泉州楊至至之

建陽周明作元興

都昌黃灝商伯

汀州楊方子直

鄱陽王過幼觀

建寧楊驤子昂

三山林學蒙正卿

同安王力行近思

春秋

左氏傳

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漢丞相北平侯武威張蒼蒼傳梁太傅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又太中大夫劉公子亦修左氏傳

賈嘉弟子

河間博士趙貫公子蕩陰令長卿

按劉歆書有魯國柏公

貫長卿弟子

京兆尹河東張敞子高

御史清河張禹長子

張禹弟子

諫大夫尹更始子大司農咸

尹更始弟子

胡常

丞相高陵侯上蔡翟方進子咸

胡常弟子

郎中黎陽賈護季君

翟方進弟子

劉歆 又事尹咸

賈護弟子

新厭難將軍蒼梧陳欽子佚子博士元長孫

劉歆弟子

賈徽子達

陳元弟子

將作大匠扶風馬嚴威卿

治左氏春秋

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公子

青州牧不其房鳳子元

光祿勳王龔

博士金子嚴

武都太守關內侯魯孔奮君魚弟奇子城門校尉嘉山甫

鄭興

鄭衆

博士魏郡李封

太中大夫魏郡許淑惠卿

外黃令無錫高彪義方

馬融

張恭祖

鄭康成

西鄂長潁川堂谿典季度

張馴

京兆尹南陽延篤叔堅

扶風許伯

孝廉長平潁容子嚴

九江太守河南服虔子慎

司徒掾王玠

或作珍

汝南彭汪仲博

議郎章陵謝該文儀

宋忠

陳留邊讓文禮

尉汝南許公

白侯子安

潁川劉子奇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光祿大夫新野李敏敬達

太中大夫涪尹默思潛

涪李仁德賢子右中郎將譔欽仲

魏司徒王朗

王肅

中散大夫嵇康叔夜

曹耽

荊州刺史王基

大司農董遇

博士河東樂詳文載

徵士燉煌周生烈

杜寬

鉅野李典曼成

南陽太守獲嘉楊俊季才

吳安遠將軍蒼梧士燮威彥

輔吳將軍彭城張昭子布

漢壽潘濬承明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陵杜預元凱

公羊氏傳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博士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同業

按公羊子受春秋於子夏而傳中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又有魯子高子何休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

師也徐彥疏云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
有他師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欲明子夏所傳非
獨公羊氏矣則其傳不出於一人班固古今人表
有沈子顏師古注云魯人也善春秋亦有北宮子
魯子皆在中中

胡母子都弟子

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董仲舒弟子

梁相蘭陵褚大

諫大夫東平嬴公

廣川段仲溫

丞相長史廣川呂步舒

鮑敞

嬴公弟子

東海孟卿

符節令魯睦弘字孟

孟卿弟子

太子太傅蘭陵疏廣仲翁

睦弘弟子

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公子

齊郡太守丞薛顏安樂翁孫

御史大夫琅邪貢禹少翁 始事嬴公

疏廣弟子

御史中丞琅邪筦路 又事顏安樂

嚴彭祖弟子

少府琅邪王中

顏安樂弟子

菑川太守淮陽泠豐次君

少府菑川任翁

劉向

王彥

貢禹弟子

潁川堂谿惠

筦路弟子

大司農鄆陵孫寶子

王中弟子

東平太傅琅邪公孫文

荊州刺史琅邪東門雲

泠豐弟子

大司徒東海馬宮游卿

郡守九卿琅邪左咸

堂谿惠弟子

丞相史泰山冥都

又事顏安樂

治公羊春秋

侍中蜀郡張寬叔文

侍郎申輓

伊推

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

宋顯

鄭興

侍中扶風李育元春

戴宏

博士羊弼

成都楊終子山

諫議大夫樊何休邵公

鄭康成

荀爽

以上范氏後漢書

徐淑

處士東莞綦母君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

車騎將軍宕渠馮緄鴻卿

以上謝氏後漢書

重安侯相杜暉

隸釋

治嚴氏春秋

郅惲

琅邪太守河內李章第公

騎都尉關內侯東緡丁恭子然

左中郎將雍邱樓望次子

侍中琅邪承宮少子

左中郎將汝陽鍾興少文

侍中騎都尉三老安邱周澤雅都

太子少傅安邱甄宇長文子普孫孝廉承

海西令南昌程曾秀升

長水校尉南陽樊儵長魚

會稽太守成都張霸伯饒儵弟子下二人同

九江夏勤伯宗

潁川李修

諸生孫林 劉固 段著

長陵令張楷公超以上范氏後漢書

中山劉祐謝氏後漢書

山陽太守祝睦

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

北海尉陸暹孟輔以下宙弟子

陳留樂禹宣奉

下邳朱班

寧陽周順

沛周升仲甫

汶陽陳褒聖博

平輿謝洋子讓

山陽丁培實堅

魯戴璋元圭

十王政漢方

鉅鹿張雲子平以下宙門生

癭陶趙政元正

廣宗捕廵升臺

寧陽韋勲幼昌

館陶張上仲舉

館陶王時子表

陰安張典少高

魏郡孟忠待政

魏郡李鎮世君

館陶吳讓子敬

館陶文儉元節

館陶鄉瑱仲雅

鄴暴香伯子。

東武陽梁淑元祖

東郡趙恭和平

東武陽張表公方

東武陽滕穆奉德

樂平桑演仲厚

樂平靳京君賢

樂平梁布叔光

樂平桑顯伯異

平邱司馬規伯昌

下博張祺叔松

安平張朝公房

安平蘇觀伯臺

堂陽張琦子異

安邱齊納榮謀

北海呂升山甫

劇秦麟伯麟

北海如廬浮遺伯

劇薛顗勝輔

北海高氷季超

梁鄒趙震叔政

梁鄒徐璜幼文

東平陵吳進升臺

廣川李都元章

貝邱賀曜升進

魏郡許祺升明

館陶史崇少賢

館陶孫忠府文

東郡盧精子節

任城任景漢

下博張忠公直

以上隸釋

巴郡太守樊敏升達

東牟侯相祝長嚴訢少通

以上金石錄

治顏氏春秋

博士河陽張弇君夏

後漢書

司隸校尉魯峻仲嚴

汝南干□

沛丁直

魏郡馬萌

渤海呂圖

任城吳盛

陳留誠屯

東郡夏侯弘 以上隸釋

穀梁氏傳

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作傳傳之荀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博士瑕邱江公公傳子至孫為博士

按穀梁傳亦援沈子之言又有尸子度即佼也佼為衛鞅師

江公門生

魯榮廣王孫

皓星公 皓或作浩

榮廣弟子

諫大夫郎中戶將沛蔡千秋少君 又事皓星公

梁周慶幼君

中山太傅丁姓子孫

蔡千秋弟子

諫大夫長樂戶將邵陵尹更始子大司農咸

丁姓弟子

長沙太傅楚申章昌曼君

尹更始弟子

翟方進

房鳳

江博士弟子

胡常

胡常弟子

新講學大夫梁蕭秉君房

治穀梁春秋

韋賢

夏侯勝

侍中樂陵侯史高

劉向

中郎王亥

南昌尉壽春梅福子真

尹敏

鍾寧君律

密侯霸君房

段肅

魏樂平太守麋信南山

吳尚書僕射丹陽唐固子正

晉堂邑太守張靖

廣陵相魯孔衍舒元

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

論語

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治魯論語

常山都尉龔奮

長信少府夏侯勝兄子太子少傅建

丞相韋賢子弇成

魯荊州刺史扶卿

前將軍蕭望之

安昌侯張禹

治齊論語

昌邑中尉王吉子陽子駿治魯論語

少府宋畸

御史大夫琅邪王卿

御史大夫貢禹

尚書令五鹿充宗

膠東庸譚

安昌侯張禹

治古論語

孔安國

馬融

孝經

河閒顏芝藏子貞出

治今文孝經

長孫氏

博士江翁

少府后倉

諫大夫翼奉

安昌侯張禹

鄭康成

治古文孝經

孔安國

馬融

廣譽

漢

韋賢以詩教授號鄒魯大儒宣帝本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彖成復以明經歷相位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講音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東海匡衡好學善詩諸儒歌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河內張禹字子文成帝爲太子時禹以博士授太子論語及即位以師進位丞相封安昌侯爲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世祖時正旦朝賀詔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博士戴憑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扶風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詩傳以志義聞鄉里語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楊政字子行治梁邱易與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京師語曰說經鏗鏘楊子行論難僭僭祁聖元

賈逵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夏侯尚書教授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丁鴻字孝公章帝時與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黃香博學經典精究道術京師號之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魯丕叔陵兼通五經元和初拜趙相雖居官不廢教授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孔僖二子長彥季彥並明經術會徒數百故時人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習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弘農楊震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成都趙典仲經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時人號曰天下才英趙仲經

山陽度尚博平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爲吏清潔時人號曰海內清明度博平

河閒劉淑仲承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時人語曰天下德弘劉仲承

劉祐字伯祖宗室子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拜宗正三轉大司農靈帝初爲河南尹時人語曰人

下稽古劉伯祖

上虞魏朗少英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以陳蕃薦官尚書時人語曰天下忠貞魏少英議郎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時人語曰天下雅志蔡孟喜

魯國孔昱世元少習尚書遭黨事禁錮靈帝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時人語曰海內才珍孔世元

瑕邱檀敷字文友家貧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時人語曰海內通士檀文友

荊州牧劉表景升起立學校撰定五經章句時人語曰海內所稱劉景升

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杜喬稱曰可爲人師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許慎字叔重博通經籍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周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

周宣光

廣漢任安字定祖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時人稱曰居今行古任定祖

陳囂君期善說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許晏偉君受魯詩于琅邪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折象字伯式事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

至時人諺曰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中有佃子趙仲平
但說天文論五經

魏

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才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敬危材學
相高衆人爲之語曰州中畢畢賈叔業辨論洵洵敬文通

晉

裴秀季彥著易論樂論年二十五爲黃門侍郎時人語曰
後進領袖有裴秀

宋

陶覆之字孫宗爲太常丞習于禮凡宗廟疑義多所決定
時人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齊

沈麟士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一作差中有高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

梁

賀琛爲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每進見武帝與
語常移晷刻省中語云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嫺雅故
時人呼之

陳

山陰賀德仁與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學稱人爲語曰
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北魏

崔光爲孝明帝講孝經王道業預講安豐王延明錄義時

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
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晁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悅
擢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北齊

陸又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
陸又

隋

壽張呂思禮年十四受學于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
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五終

曾孫壻徐斐然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

漢一字石經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七錄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唐志

五卷七錄有今字石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七錄有毛詩三卷七

字石經儀禮九卷唐志四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

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七錄二卷唐志同

佚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犖虞三輔決錄注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魏志官太傅

後漢書韓說傳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舉孝廉中平二年遷江夏太守

單颺傳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出爲

漢中太守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儒林傳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宦者傳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廼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闌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前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二丈

羊頭山記作三丈

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

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

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爲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

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
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
碑在外中門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
八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
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
幾駕言永久諒同憮焉

江式曰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
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
無出邕者

北史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
往質焉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

隋書經籍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

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
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
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
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
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
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
者焯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韋述西京新記曰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考驗蔡邕二
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
于著作院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旣母

毀其本最希

郭忠恕汗簡曰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矯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李綽曰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張舜民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

方甸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

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

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歐陽棐集古目錄曰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名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僞也在洛陽蘇氏家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

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

傳經書本按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董道廣川書跋曰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洪都三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

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又曰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

有碑十八楊銜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為一字漢為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曰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二篇為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輟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旂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眾家得正譌誤多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

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閔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磧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磧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磧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

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磧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

徒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

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女永勸憂

勸憂女女有近則在乃心作今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各

翕中各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天既付命今

乎曰陳其五行陳今汨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

治以作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毋兄曰無皇則兄自

敬德皇兄作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是罔顯哉厥世今我文

王之鮮光耿今作通殷就大命達殷集論語意與之與今意

孝于惟孝今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正與曰是

是知津矣是魯孔正與曰是輟不輟子路以告子撫然而

不不于不路不行不以不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譬諸

宮牆今諸賈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

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

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

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

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

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

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

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

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

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

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陟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

陵臣傅楨雜雜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

經義考

卷二百八十七

九

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邵博聞見錄曰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為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異其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

以前聞攷正自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人車乘填塞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鄭樵通志畧曰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洪适隸釋隸續曰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文勅逸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

日碑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擅剽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饒之會稽蓬萊閣又曰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

如猗作兮貫作宜樞作齒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他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旣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倉著書說禮

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觚滕爵云者滕蓋送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六字少者二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三行乃出聘遭喪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漫滅太甚僅有數字隱隱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獨此最爲難辨聘禮曰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壇襜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於其左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君再拜以
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
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則曰
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
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之時朝
覲廢而盟會講列國相聘結轍于道往反禮容翫曲備具
靖康建炎閒戎馬南牧已酉年先公張檀請和抵雲中聽
命於粘罕繼徙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紹興之季金人犯
廣陵明年壬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復入淮孺其明年

乙酉予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燕射訖禮到闕
與上介便服對內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坐飲茶而退既
弛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步就賜以所點一二物隨以獻
得告三日泣職如初古禮病于太煩今日之儀無乃太簡
乎 又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
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
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
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
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磧蔡邕名今此本有
堂谿典馬日磧趙陲下一闕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八人姓名
論語碑亦有左立孫表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又曰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

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宗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

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陲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又曰蔡伯喈奉熹平之詔列鴻都之碑晚學

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

婁機漢隸字源曰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張綰曰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麤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論

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

經義考 卷二百八十一
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趙醵書史曰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為祖

黃潛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

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陟官諫議大夫劉弘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楨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

楊慎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于慎行筆塵曰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厄一也

趙岫石墨鐫華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於太學講堂此石經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再刻也

按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

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洛陽記則云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

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經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磧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

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與此言堂西所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鄲淳書則不攷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

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溫間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黃虞稷曰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隸釋者尚書僅五百四

十七字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論語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公羊亦有嚴顏異同而詩則魯故所傳非毛鄭訓故此足貴也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縝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升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

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
碑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為
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
然後叙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
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
承以為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為一爾
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
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為漢隸無疑也
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
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
漢章句攻指擿八分自為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
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
師邨鄆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嗜嗜史
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覿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為漢
三字屬魏故節錄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終

予孫壻金 蓉覆按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 二

魏三字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七錄十三卷又三字石經尚書五

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隋志三字石經

春秋三卷七錄十二卷 唐志三字石經左傳古篆十二卷

佚

郭頒魏晉世語曰黃初之後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
之缺壞

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魏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猶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

按一字當屬三字之譌

二式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

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蔡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歐陽修集古錄曰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九歐陽棐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木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綴輯櫝藏之碑以大歷十四年七月立

趙明誠曰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閒余侍親官徐州時故郎中趙竦被旨開呂梁洪等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爲匣貯之竦尤珍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竦歿今遂不知所歸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

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蘓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讐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榻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即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

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磬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旣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抵牾已定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蘓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

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
取信焉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刻

王世貞曰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
至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按魏武
定四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
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三四
也

趙岫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
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石經第三刻
也

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

經爲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
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
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覩先君在學寫石經
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晉石經

卷亡

佚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傅暢曰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
刻石寫五經

北魏石經

卷七

後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

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前書始稽古易本山海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前哲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矧廼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污毀積榛棘而弗埽爲鼯鼯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扼腕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隤泥灰或出於此

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口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耻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閤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熒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趙岫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光之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

按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且神

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說均誤故備錄魏書之文以證之

唐國子學石經

易九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卷 穀梁傳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二卷

存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唐彥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

奏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彥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新唐書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

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
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又曰高
重爲祭酒共鄭覃刊定九經於石

冊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誤
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臬充詳定石經官就
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於其
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化式敷厥德旣彰於
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旣而詔學苑之徒命他
山之役陳滿筥之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教
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布落落於廣廷陳嚴嚴於千
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鏤

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駢古色而
字字相宣儼彼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
彌堅事旣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撫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
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
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
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天子之文章
盡在丹楹俯矚聖人之闡闕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
文立極堅貞爲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旣而辨舛錯
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效是則

黎持記曰汲郡吕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
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闡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

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俾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

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即建言崇飾墻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鑱之金石庶可以

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按是記在石經之側碑爲宋安民所鐫不肯刻黨人姓氏者也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細素謬蓋時惟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讐校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咸預其選群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勅唐多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即其刻也

趙岷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

林甫之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多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石經第六刻也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謬今華州東生文冢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顧炎武曰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二萬七千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傳四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字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字爾雅今在西安府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雅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一字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今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柏嵩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多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

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
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
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
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
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
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
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臬充詳定石經官
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又曰舊唐書謂石
壁九經字乖師法名儒皆不窺之愚初讀而疑焉又見新
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文亦何遽不賢於寺
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

昫之言不誣也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裒悔吝者
言乎其小疵也言誤存其孰能與于此哉脫于字周易繫
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少傷于外者必
反其家其誤于決必有所過脫所字盡則飭也飭誤飾豐
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邁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
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
如嚮嚮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
字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辭包下同
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辨之由
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

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床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而辨于物辨皆作利下添貞字其先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荃愈誤喻二无誤無皆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乃父誤先父孫上多子字臣下罔攸稟令令誤命若藥弗瞑眩藥誤樂王乃徇師而誓徇誤循乃汝世讐世誤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攻誤公用端命於上帝于誤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

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各添之字詩昔育恐育鞠鞠誤鞠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田舒優受兮優誤憂予尾脩脩誤修戎車旣飭飭誤飾鞠爲茂草鞠誤鞠以祈黃耆祈誤祁涼曰不可涼誤諒鞠哉庶正鞠人忮忮鞠皆誤作鞠無此疆爾界界誤介侯疆侯以疆誤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雖雖鳴雁雖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和鸞雖雖雖作雍何人斯序故蘓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雖兮雖作雍旣匡旣勅勅作勅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雖肅雖和鳴有來雖雖雖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其旁注者女雖湛樂從

樂下添克字自今以始歲其有下添年字曰商是常商下
添王字其先誤而後改者抱衾與裊裊誤稠不瑕有害瑕
誤遐鱸鮪發發發誤撥樽沓背憎樽誤蹲如彼邇風邇誤
愬駟駟牡馬牡誤牧皆即其誤改之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女史八人史誤使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邦內饗
豕盲視而交睫豕誤施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
誤絲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槁司市市司帥賈師而從
賈誤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禁鞮鞻氏府一人一誤八鬯
人崇門用瓢齋用誤明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席大司
樂大磬磬誤磬王大食三角侑誤宥大師令奏鼓棟鼓誤
瞽大祝四曰崇崇誤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相凡以神
仕者仕誤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一大司馬旗居卒閒居誤

車考工記紛胡之竒竒誤筍矢人前弱則俛俛誤勉其與
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疔瘍者疔上多有字野廬氏有
相翔者誅之誅上多則字邦之大師大上多有字庭氏以
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夜字儀禮士冠禮捷
柶興捷誤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袒褊褊橫而
奉之奉誤拳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薰蕕禮右祭脯醢
脯誤醢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敗坐授瑟乃降授誤受聘
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之公食大夫禮陳鼎
於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白伯父脫曰
字十喪禮祭服不倒倒誤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
誤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移同祝延尸延誤筵有司徹
二手執挑匕枋挑誤挑主婦洗爵於房中脫爵字主婦北

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
洗爵爵誤解下主人實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
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
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
二字禮記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月令人乃遷徙徙誤
徙其器宏以奄奄誤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附王制示
弗故生也示誤亦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
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
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祭義父母愛之喜
而勿忘喜誤嘉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
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
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

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尚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今文
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
作一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
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祀拜
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
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
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
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能皆即
其誤改之春秋左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具五年僖伯
稱疾不從疾誤侯十年伐戴戴誤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

曲沃故誤政六年楚之羸羸誤羸以類命爲象類誤德閔
二年從曰撫軍軍誤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泣
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公公殺其傅
杜原款傳誤傳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故十四年公怒止
之止誤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轄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
召之且誤國二十五年昏而傅焉傳誤傳二十七年責無
禮也責誤青卻穀可穀誤穀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
親東傳于濟傳誤傳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人爲從者
之淹淹誤流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賜享江
芊芊誤芊二年廢六關關誤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曰
十二年太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邲誤封宣二年晉趙盾
弑其君夷臯弑誤殺三年晉侯伐鄭及邲邲誤延商紂暴

虐紂誤討四年秋公如齊秋誤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閒師誤師
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巷卻子
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
虐上多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侯且辟左右
且誤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蠱十七年楚公子橐師襲
舒庸橐誤橐襄十年子蟜曰蟜誤矯今伐其師今誤令十
四年士鞅反反誤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舍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是天
子令德天誤夫二十一年樂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
誤天井堙木刊堙誤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兵二

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余二十
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志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
誤宴文子使召之召誤君慶氏之馬善驚馬誤焉武王有
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
聚單公子愆期期誤旗駟帶追之駟誤四昭元年今武猶
是心也今誤令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逆三年少姜
有寵而死姜誤齊知而復從復誤弗四年恃險與馬馬誤
焉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誤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苦
九年無囿猶可囿誤宥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
誤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宗誤宋二
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詢取人于萑苻之澤苻誤苻二十
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咸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

士誤氏邊印爲大司徒印誤印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
誤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堀定元年榮駕鸞駕誤駕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拔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弑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爲二
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訓
之訓誤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
作示哀十六年比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邾四字春秋
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不字二年婦人謂嫁
曰歸嫁誤稼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或字生母相
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母死母誤作母死六年吾與鄭

人末有成也末誤未同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載誤戴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
誤賤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
道也陰誤隱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刑僖四年南夷與北
狄交誤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
年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于三十
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伯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
齊何何誤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耳成十五年成公
幼幼誤憂臧宣叔者相也叔誤公襄十四年邾婁人于戚
脫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
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入下脫子字昭九年其
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公四年夷狄也而

憂中國而誤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弑六年齊國夏
及高張來奔高上多齊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孔
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
否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淫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
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
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
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
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襄十二
年春王正月正作三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三十一
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十四年有磨而角者
磨作麇其先誤而後改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
月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殺僖十三年葬陳

宣公宣誤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師昭二十五年
慶子免君于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傳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誤伐九
年所俠也俠誤挾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兩同僖五年
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
戰脫有字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
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
子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瑩來聘
瑩誤嬰二年三年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王六年立異姓
以涖祭祀立上多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
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不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
者僖十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

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成五年帥群臣而哭之前作率
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論語賜也爾愛其
羊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
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
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何德之衰
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
作耳人潔已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篇子
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翻燾也翻
誤翽皇華也誤華皇赫兮咺兮咺誤烜是刈是穫穫誤獲
木謂之虞木誤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河澤烏壤壤誤蒼

苧麻毋苧誤苧樓橐含樓誤攬祝州木祝誤祝魚尾謂之
丙尾上添之字燕白脰鳥鳥誤鳥楊鳥白鶯楊鳥誤鶯爲
鳥醜鳥誤鳥鳥鵠醜鳥誤鳥麇大麇誤作大麇凡經中二
十字皆作卅三十字皆作卅經中凡虎字皆缺末筆作虍
虍號號饗澎簾襠字皆同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湮
嫺亦作媼避高祖諱也世字皆缺筆作卅世作洩繼作綫
棄作弃勣作勣葉作葉涼捺榦捺諫捺係皆改從云民字
皆缺筆作巳氓作氓岷作岷氐昏緡昏緡皆改從
氏避太宗諱也亨皆從亨避肅宗諱也豫字皆缺筆作豫
避代宗諱也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也誦字皆缺筆
作誦避順宗諱也純字皆缺筆作紉避憲宗諱也恒字皆
缺筆作恒避穆宗諱也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樾作樾

避敬宗諱也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孝宗諱
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
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孝宗以上則祧廟也
故不諱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經中左
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
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
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
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遍讀而博考也

孫桂孫覆按

